

# 首位巴黎國家舞團華裔舞者

## 林雋永 夢想成真



▲夢想成真的林雋永  
法國駐港總領事館供圖

「我沒有宗教信仰，但我相信命運的安排。今時今日我來到了這個位置，成為職業芭蕾舞舞者，享有終生制的聘用合約，當中實在有很多奇妙巧妙的地方。」來自香港的林雋永如是說。

劉玉華



▲少年時便離港赴法習舞的林雋永  
Julien Benhamou攝/OnP

二〇一五年九月正式加盟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 (Paris Opera Ballet 法國國家級舞蹈團) 的林雋永剛於較早前 (二〇一七年三月初) 隨團到東京巡演兩個星期。這是他第一次隨團到亞洲演出，雖然沒有安排正式上場表演任務，只委派他作後備舞蹈員，每場演出他都得留在劇院內作準備，若有其他群舞演員臨時未能如常演出，他便得隨時替代出場。

### 盡力而為順其自然

完場後相約他訪談，我倆在附近的酒店大堂坐下開始對話，方發覺相距一回跟他在巴黎歌劇院舞蹈學校 (Ecole de Danse de l'Opera National de Paris) 見面，轉眼已是五年光景過去。

林：嫻嫻跟我說：「命中注定屬於你的東西，你終歸會得到；不屬於你的東西，不要強求。能去法國就去吧！能做到舞者，就當個舞蹈員。總之，做你要做的事，盡力而為便可，不要貪心。」我認同她的說法，這是我個人的想法。

劉：時間過得真快，二〇一二年四月在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學校見到你，你仍是暫取生。之後，你通過學校的年度考試，成為正式的學生。如今，你更獲聘為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的群舞舞蹈員。可以談談你在巴黎的習舞經歷嗎？

林：唔，我二〇一二年九月正式成為舞校 Division 2 的學生 (舞校共分一至六個班別，年紀最小的入讀 Division 6，將畢業的學生屬於 Division 1 班別)。原先是暫取生的時候，我被編配到 Division 3。連暫取生的日子，我在舞校共修讀了四年，因為我畢業的時候，第一次考舞團未能成功，於是返回舞校再重讀了一年。當時我未足十八歲，可以留校再修讀多一年。其實，那時候，我只差幾日才滿十八歲，學校方讓我再留校，真是走運！(笑) 假若我早幾日出生，已滿十八歲便不能重返學校。

重讀那年我足十八歲後，便搬離當地寄住家庭 (host family)，自己一個人在外面租住房間，星期一至五白天到舞校上課接受訓練，晚上、周末及假期回自己的住處，過獨立生活。

重讀那年，我準備再去應考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，也同時到其他地方的舞團面試，擔心若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仍不錄用我的話，我需要尋找出路。

剛巧當時 (二〇一四年十二月) 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演出 Jean-Guillaume Bart 編排的舞劇 La Source，我本來是其中一段四人舞的後備演員而已，因為這段舞實在很難跳，有舞蹈員受傷了，後來只剩下兩位舞者。舞團臨時決定讓我出場，這是一段 sujet (soloist) 獨舞舞蹈員的舞段呢！

劉：你有多少時間去學習這個角色、舞段？

### 臨急受命自學舞段

林：現在回想起來仍覺得好緊張。他們臨正式公演前不足一個星期通知我要學這段舞，但是，按照一般情況，演出前一星期舞團已經開始在劇院的舞台上練排，那次演出安排在巴黎歌劇院——Palais Garnier 的舞台上表演。

劉：時間這樣緊迫，臨急受命，有人指導你嗎？

林：沒有。我只看了一次舞台練排，他們給我一張舞劇演出的DVD，着我回家去看，跟着錄影去學。總之，我只知道必須學會這段舞，必須上台演這個角色。於是，我回到家，花了一整晚重複又重複地看錄影光碟，邊看邊寫筆記，又記下舞段的動作方位，走動的位置變化，因這是一段四人舞。

翌日，我便得進劇院，到台上做練排。

舞團負責人員知道我未完全準備好，但我仍然得上台練排。其他舞蹈員都鼓勵我不妨一試，大家說只不過是練排而已，不是真正演出。於是，我便照樣練排。往後，更參與了正式的演出。

劉：前任舞團藝術總監本傑明·邁爾皮 (Benjamin Millepied) 看完你的練排，後來決定聘用你？

林：我不知道他是否有在觀眾席看練排，因那時候舞團同時推出兩台大型舞劇演出，另一齣是《胡桃夾子》，他可能需要去做宣傳工作。我估計他當時應該不在現場。

記得跟本傑明·邁爾皮唯一的一次接觸只是十二月三十一日晚最後一場演出 La Source 完場後，他走近我寒暄一番。

劉：本傑明·邁爾皮只在舞團工作了很短的時間，他大量起用新人，不愛按舞團實行已久的制度行事，還揚言要把舞團變成真正國際化的隊伍，認為團員應包括多種族的舞者。你是舞團創立三百多年來首位華裔舞團成員，目前團裏只有你一個亞洲人？

### 打破舞團種族屏障

林：遇上本傑明，這大概也是機緣巧合。(笑) 除我之外，還有一位韓國女孩，她最近晉升為第一獨舞舞蹈員 (1<sup>st</sup> Soloist)；還有一位日裔女舞者 Miho Fujii，她也是群舞舞蹈員。此外，還有一名黑人舞者，但他是法籍。近期，有很多來自意大利的舞者加盟舞團。



▲林雋永演出舞劇 La Source  
網絡圖片



▲為了追尋理想，林雋永 (右) 付出了很多  
David Elofer攝/OnP



▲林雋永 (左) 慶幸自己能加入巴黎歌劇院舞團  
網絡圖片

忍了。其實，在舞校每年升班要通過 Concours，要加盟舞團得考 Concours，即使入了舞團成為職業舞蹈員，要擢升成為更高級別的舞者，同樣要通過每年的考核試，舞者的考核試更是公開予觀眾購票進場觀看的！

本傑明認為考核試這個制度破壞團裏的氣氛，我個人也感受到在預備考核試的一個月期間，大家爭相預約排練室練習，同事之間的競爭氣氛十分激烈，相互間接觸時往往會感到有點尷尬。於是，大家盡量不提 Concours 這件事，也避免談及有關考核試的話題。

劉：舞團有否潛規則，群舞演員必須在團裏呆幾多年才會獲晉升？或是按個人的潛質才華晉升舞者？

林：沒有潛規則，具才華的舞者可以在很短時間便擢升為高級舞者，甚至獲任命為台柱明星 (Étoile)。譬如說，深受日本觀眾歡迎的 Mathieu Ganio，他二〇〇一年加入舞團，二〇〇四年便獲晉升成為台柱明星，其時他年僅二十歲，當然，也有部分人直到四十二歲退休，仍然是群舞演員呢！

劉：記得跟你在舞校訪談時，你提到中三上學期便離開香港，以為到了巴黎的芭蕾舞學校後，會從早到晚在跳舞，誰知抵達後發覺上午要到班上文化課，學習法文、數學、歷史等學科知識；下午才上舞蹈訓練課。如今成了職業舞者，生活是否如你當初想像般每天時刻都在跳舞呢？

林：加入舞團跟在舞校的情況很不同，現在真的從早上跳到夜晚的感覺啦！每天早上上課練功，直到十一點半至十二點；接着做一些伸展鍛煉或強化體能的訓練，然後吃午飯。之後，一點半開始排練，直到四點半。完了便準備化妝、暖身……晚上七時演出。若當天沒有演出的話，下午排練至七點鐘，翌日又開始如上的日程。

我們原則上一星期五天工作，每星期兩天休息。舞者的工時也按照法國法例規定的每周最多工作三十五小時計算。我們的排練時間會計算工時，但是早上上課則視作舞者自己練功，不會以工時計算 (笑)。若演出的話，則會當作兩節排練時間計算。因此，假如舞者同一天晚上要出場表演的話，下午的排練時段便不會多過一節。

劉：這正是你一直夢想要過的生活？

林：是的。我就是想有這種生活，好開心，終於夢想成真。

劉：在香港出生成長，你十四、五歲便孤身一人到巴黎學舞，離開父母、朋友。之後，考團失敗，又要獨自打理自己的生活，遇上挫折打擊，想必倍感沮喪，有否哭過？

林：有哭過，也曾感到惶恐。我想如今已經消化了之前的挫折、失落，並將之視作考驗。我非常慶幸自己能加入巴黎歌劇院芭蕾舞團工作，團裏的朋友大多數是我的舞校同班同學，可以大夥兒一起傾談，沒有那麼孤獨。

劉：你也會對我說，每當跳舞時，你便會感到很开心。現在呢？

林：對。不過，現在比以前困難。如今跳舞，體能上的技巧要求較過往高，跳得較頻密。肌肉會感到酸痛，身體又疲累，要多為自己按摩。有時候更遇上抽筋……等問題 (笑)，但暫時仍然感到很开心。

此外，舞蹈員在法國很受尊重，這是法國的文化氛圍罷。事實上，我們的終生制合約在舞蹈界確是少有的，我們隸屬文化部，是公務員的合約。四十二歲退休後，仍可領取長俸。這種安全感對職業舞者來說，極為重要。

劉：你覺得自己為了跳舞付出最多的是什麼？

林：我有一個不尋常的少年。我最懷念的是我失去了十三至二十歲的少年時期經歷，把自己的少年時期完全投放在跳舞方面，全副心機去適應法國的文化、法國的生活，其他的事情從沒有經歷體驗過，譬如一般年輕人過的大學生活。我知道失去了尋常的少年生活，但這是我的選擇。

劉：閒暇時候會幹些什麼活動？

林：會在家休息，睡覺或彈琴自娛。另外，自修報考法國的高級程度公開試。去年已考了第一部分，今年預備應考第二部分，考試及格的話，打算報讀遙距或者網上學習模式的大專學位課程。我覺得自己仍然惦念讀書生涯，下一個願望想考取一個學位資格。(東京專訪)

